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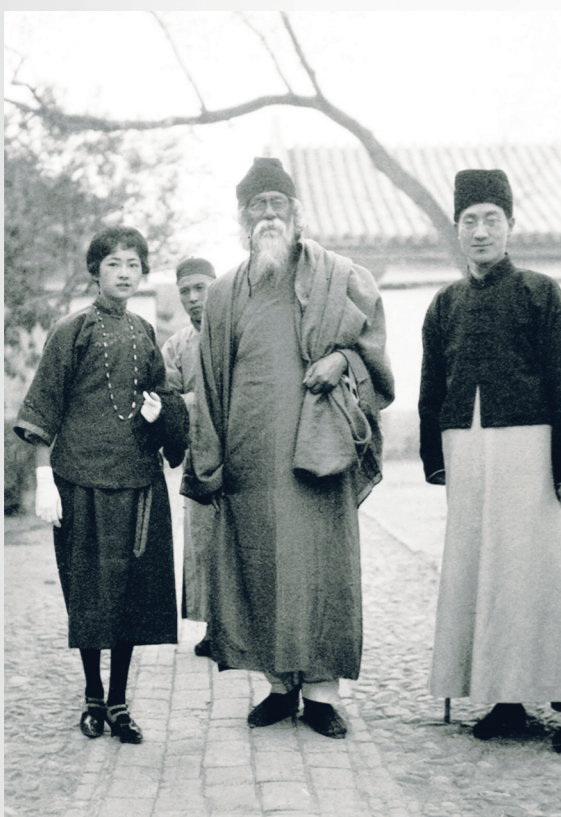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 看见时代 WEN HUA SHI JIE KAN JIAN SHI DAI



20世纪30年代，法源寺山门。



法源寺的丁香。



1924年4月，泰戈尔在林徽因、徐志摩的陪同下，到法源寺赏丁香。三人被称为“岁寒三友”。



近日，法源寺丁香迎来盛花期。方非 摄

花开法源寺

人间四月天，北京已是繁花满城。从前，京城春日有四大花事——崇效寺的牡丹，极乐寺的海棠，天宁寺的芍药和法源寺的丁香。由于历史变迁，如今唯有法源寺的丁香风华依旧。

花开时节，从西城区教子胡同南段向东拐入法源寺前街，便可看到络绎不绝的看花人。随着人流，走到一座朱红影壁前，再往北走是三门式的山门，门前蹲踞一对石狮，厚重古朴。寺院坐北朝南，跨入山门，游人如织，松柏掩映间，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。路过钟鼓楼，越过天王殿，仿佛一下子坠入丁香花海，如云似霞的花枝，团团簇簇压在头顶。春风摇曳，清香四溢。

据说，法源寺的丁香多是明代种植。从那时候起，每到春暖花开，京城的文人雅士纷纷聚集寺内，吟诗作赋，渐渐形成了“丁香诗会”，至清代极盛。清代大儒纪晓岚、龚自珍、林则徐等，都在这里留下过诗句。

印度文豪泰戈尔也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吟过诗。1924年春，泰戈尔访华，正值丁香盛开。他在林徽因、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，到法源寺赏花、交流。时人记载道：“林小姐人艳如花，和老诗人扶臂而行，加上长袍白面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，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。”三人合照流传至今，后世称为“岁寒三友”。

法源寺的丁香还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中发挥了作用。当年，年轻的毛泽东曾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一本“集花册”送给未婚妻杨开慧。册中注明“丁香花、牡丹——法源寺，迎春花——颐和园”。可见，毛泽东不止一次光顾法源寺。他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说：“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与赞美。”

不惟丁香，法源寺的一殿一字、一草一木都刻着历史的年轮。寺前院的白皮松，据说是唐代种植，又称“唐松”。钟鼓楼前有宋朝的柏树，藏经阁前则是清乾隆时期种植的王府海棠和银杏。漫步殿宇间，历代皇室御赐，明清帝王的御笔，比比皆是。

法源寺的历史，要追溯到唐朝。那时，北京称“幽州”。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，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东征高句丽中阵亡的将士，下旨在幽州城内专门建一座寺庙。可寺没建成，李世民就驾崩了。直到半个世纪后，武则天时期这座寺才宣告竣工，命名“悯忠寺”。当时，寺内建筑宏伟壮观，有“悯忠高阁，去天一握”之说。

“悯忠”二字，似乎奠定了这座巨刹的悲壮基调。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悯忠寺遭受过火灾、地震、战乱等重创，屡毁屡建，屡建屡毁。1733年，清雍正皇帝重修悯忠寺，并将其改名为法源寺，沿用至今。

据史学家考证，现在的法源寺比唐悯忠寺有所北移。如今，在寺前南侧有一大片绿地公园，里面耸立一座石灯状纪念物，上刻“唐悯忠寺故址”。法源寺内还有一尊石刻，写着“大燕城内，地东南隅，有悯忠寺。”由此，法源寺也成了古幽州城的地理坐标。

法源寺历经千年风雨，见证了王朝兴衰、风云变幻。

北宋钦宗赵恒被金兵俘虏后，在这里囚居过。南宋抗元名将谢枋得被元军俘虏后，也被押到这里囚禁。后来，谢枋得绝食殉国，明朝在法源寺后街为其修建了一座祠堂，纪念他的忠贞不渝。这座祠堂至今犹存。

清末，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、梁启超和谭嗣同，常在法源寺聚会，议论国事。谭嗣同生于法源寺东面不远的烂缦胡同，被捕于法源寺附近的北半截胡同，就义于法源寺北面的菜市口。他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时刻，都与法源寺有关。

台湾作家李敖有感于谭嗣同等人的豪侠与忠义，根据维新变法史事，写了一部历史小说《北京法源寺》。彼时，李敖没有到过法源寺，而是通过友人拍摄的70多张照片、测绘图臆想的。2005年，李敖回大陆参观，终于在北京看到了写作时冥思苦想的古刹，并给法源寺留下两幅题字。

岁月流转，刀光剑影已经远去。从法源寺赏花出来，走进街区周边的西砖胡同、烂缦胡同。路旁的树木穿着五彩缤纷的“毛衣”，青瓦灰墙也被彩绘精心装扮。胡同里有不少文艺气息十足的咖啡馆，走累了，找一家进去小憩，点一杯法源寺“香雪海”同款特调咖啡，感受别样的春意。

张小英



20世纪20年代，法源寺大雄宝殿。